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註疏刪翼卷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任兆炯

周禮註疏刪翼卷十七

明 王志長 撰

夏官司馬第四

疏鄭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為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故曰統六師平邦國○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

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雜說司馬雖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冢宰征師於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冦涖戮於社胡康侯曰昔成王將崩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親掌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命仲桓南宫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於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

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彼亦不承也兵權不偏屬於一人可見矣此周公之制見諸行事者也○何氏曰官以馬名兵所重莫急於馬也○潛溪鄧氏曰夏之言大也於易為離離卦離之撰為甲胄為戈兵故夏官卿主兵也夫極兵之用於天道非凜凜下霜乎豈空土而已而萌於火正之暑故兵伏於無形制兵之道圖於未形使不至於形令形成於毒天下也烈矣故冬官法水德取其藏以為富夏官法火德取其

明以為政征者正也遏亂畧於微止危機於萌伏至

險於大順非洞天地之化幾者冝莫能與於此矣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

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註政

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孝經說曰政者正也正德名

以行道

疏先自正已之德名以行道則天下自然正○劉氏

曰政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之性而不敢任情邪以

亂邦之典法也故先之以治典次之以教典次之以禮典又次之以政典者一其民於治教而安於禮樂也九州之諸侯四海之夷狄莫不循乎教治而安於禮樂不曰佐王平邦國乎○東萊吕氏曰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

其為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黷貪忿而夸武功也所謂天討也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註輿衆也行謂軍行列晉作六軍

而有三行取名於此

疏史胥徒與他鄉異者以大司馬總六軍軍事尚嚴特須監察故獨多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註軍師旅卒兩

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鄭司農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儆既戒惠此南國文王曰周王於邁六師及之此周為六

軍之見於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疏二府已下有軍則置之無則已故不言府二人史六人而逆言其數以見義○易氏曰先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五家為比則五人之伍五比為閭則五伍之兩以至五黨為州則五旅之師五州為鄉則五師之軍其積數實起於五人之伍不五數

不足以調兵也百人之卒成一小陳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陳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陳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陳其積數實起於百人之卒不百數不足以出兵也○曾子固曰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八百以中數率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為四十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盱江李氏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軍註疏謂天子

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葢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薛氏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筭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二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為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耳記曰大國

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為車千乘矣○又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

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内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

里遠郊百里郊為鄉六鄉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為六萬四千井為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

五十萬四千夫賦車萬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
十此通畿之師也大司馬遞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
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
上事葢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逸不欲窮民之力也
古者畿内之兵不出所以重内也卒有四方之役即
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
先啟而行也而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
楚葢裒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象

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二十四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於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陳氏禮書曰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魯於周為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

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蓋嘗變於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國語曰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魯襄昭皆如楚由此觀之魯於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為不暇則其國次國而已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及舍中軍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

曰復正也其說是也然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氏言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其制與周禮不合是臆說耳春秋之時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禮廢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東萊呂氏曰嘗聞周室軍旅之制乎一軍之制為人萬二千五百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其人僅足以制三軍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

二軍小國之一軍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地有限則人有限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亦窘於無人而不得騁矣王者於諸侯典禮陵節所當問也宮室改度所當問也樂舞踰數所當問也獨軍旅之制有所不必問王綱上舉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强不犯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如晉之僭豈可得哉晉之所以能僭六軍者適當周室失政之時南吞北噬以斥大其國增地必增人增人

必增軍野曠則風勁川漲則舟高國大則兵衆矣夫何疑耶既容其兼并而又責其軍制之僭是猶多與之財而責其奢多縱之酒而責之醉也不然則合為一軍者是衆也晉之强自若也分為六軍者是衆也晉之强亦自若也○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葢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勝無以定

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為繁且曲也司馬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連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

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制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

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疏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其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槩見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畧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為行

行百為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讙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决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决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雜說軍制有隆殺而軍帥無隆殺軍制有隆殺所以明分軍帥無隆殺所以愛民故雖一軍亦以命卿主之重民

也春秋於將卑師衆者則譏焉聖人不忍以卒予敵也如是夫○浚儀王氏曰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内患為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師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王氏曰先王因農事以寄軍令文教武事皆出乎其中射馭寓於禮干戚寓於樂會什伍而教道藝無非軍政也因田獵而選車徒無非軍士也居則聯其家

而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聯其人而為伍兩卒旅師軍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士皆仗節死義之士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有方其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其不敢怠者皆卿大夫之才及其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其能濟難者皆將帥之職此所以將帥司馬之屬皆取於卿大夫士而足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德足以柔中國刑足以威四夷用此道也○葉氏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

司馬矣至於軍旅大事則五官預有事焉葢古者寓兵於農寓將於卿命卿爲將此有事之時也無事而統兵亦不專屬之司馬使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觀周人制兵之法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隷既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如國有大事國子游卒雖屬於地官之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其衛兵之權散出可知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

之司馬閭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至如鄉師帥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必攷辟於司空其纖兵之權散出可知也葢古者六軍之制皆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卿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出不屬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權又專屬於天子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迨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致諸侯更霸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

帥師譏權臣也聚民而為兵則兵安得而不惰聚兵而專將則將安得而不驕此其為患也久矣唐人府兵號為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況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安能無將驕卒惰之患府兵且爾而況不為府兵者哉

○俊卿章氏曰聚民而為兵則兵虧聚兵而屬之將則將虧秦漢而下不勝其患矣而獨無聞於三代之上何歟嘗觀於書干戈掌於齊侯吕伋之手必也太

保出命仲桓南宫毛將命然後得取焉不然則吕伋
不得以專令以周官攷之吕伋葢虎賁耳虎賁才八
百人而隄防若是向使後世之馭將盡若此將何從
而驕雖然是中朝之將耳雖邊將亦然常武一詩宣
王定淮徐其一章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整我六師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夫尹氏
大宰也程伯休父大司馬也皇父出師二卿何與焉
不得二卿則皇父不得擅命於閫外向使後世之馭

邊將而盡若此則又何從而驕雖然是特將帥也皆學士大夫也惟士卒亦然六卿軍政也六遂亦軍政也王宮次舍之衛士與國子之餘倅抑又軍政也宜屬於司馬今乃不然鄉遂屬之司徒衛士屬之冢宰而國子餘倅雖屬於司馬之諸子而弗征於司馬軍國之容繩繩不相亂誠以民之不可名以為兵而兵之不可專隸將也向使後之馭士者而常若此士卒其能驕乎由三代而論則後世兵有專將將有定兵

其不勝為患非不幸矣秦漢而下其猶庶幾於古者莫如西都唐杜佑作通典乃謂漢氏重兵悉聚於京師此非確論南北軍僅盈數萬耳○明齋王氏曰先儒六軍之說以為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七萬五千人兵不外乎民將不外乎吏其說是矣而惜未嘗會其全也夫使王所以守國者止此六軍苟事變紛沓如天子巡狩方岳夷狄交侵姦宄竊發王城要害之並守遠近征討之迭用將何以為備耶蓋鄉遂近郊

遠郊二百里之地為田六十四同當有一百六十萬餘家以丘甸出車之法計之當為五十餘軍矣苟謂一家出一人而有十二軍之衆則二百里內豈止十五萬家而已乎故以鄉而言約二十五軍遂亦如之此猶後世之京軍以居守為重而不可廢弛者也每都鄙各有鄉遂之兵視夫侯國之制而在野則有井邑丘甸出車之賦此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故凡有大故致萬民於王門大

喪用役凡事致野役此惟鄉遂之民有之也大事致民用之軍旅田役大故致餘子令各守其閭由鄉遂至都鄙定法皆然也至於大司馬所握之六軍通王畿千里之内相更休而調遣之每以十分有餘而用其一觀四時教閲之旗物號名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以見矣其在王國則用之以為會同軍旅田役喪紀其出畿外則用之以為巡狩征討此皆公卿大夫各帥其鄉遂都鄙采地之民在後世猶更

畨上直郡國調遣之兵故鄉遂之征止十一與二十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旬稍縣都則其征十二用一而休四大較天子之役民近數而遠疏故大司馬之用衆近輕而遠重豈有専以六鄉為六軍之理茍比即為伍人人盡用歲歲無更休豈自古制軍之法且六鄉盡用而千里則居然無事何其勞逸不均况六軍每出則天子之近郊曠然無人胡以居守此皆悖理之大者昔人何不察至此耶以是觀之則五等之

國其三軍二軍一軍皆通於四畺可以類推矣學禮者尚詳之

司勲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勲功也此官主功賞

疏序官前後不據尊卑直取事急者居前軍無賞士不往凡軍以賞為先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獻俘馘飲至大賞武王入殷封功臣師尚父為首故司勲列位在前○雜說勲爵之設所以賞戰士而旌軍功也

雖沿革不同而激昂人心之意則一周以司勲賞地之法攷之周禮有疑焉夫土地之賞本於司徒令司勲之職不屬司徒而屬司馬何也蓋軍功之賞不可踰時予之速則人心勸報之遲則人心疑夫苟賞典欲行於司馬而賞地乃靳於司徒則趨事赴功者怠矣漢人列爵十二級雖非古制然於勲爵最有可取以樊噲夏侯嬰有斬首降敵之功舍人噲即賜爵大夫已而加列大夫而封比封君已而累遷將軍賜食

邑以太僕嬰則賜爵五大夫已而賜執帛執圭已而得印匱賜食邑夫立一功得一級人心孰不知勸乎唐制曰上柱國至武騎九十二轉以功之上中下而為陣獲之差以資之上次下而為進降之序凡以功受賞者卒皆覆實然後入奏則激昂人心之意亦不苟矣○雜說馮唐云李牧為將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復乃能成功魏尚以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則非所以用人由此觀之賞不離局其

制密矣○愚按賞罰聖人所慎慎賞抑倖慎罰好生

然此皆謂功罪可疑時爾不然則大易尚有不留獄

之文而況賞乎又況軍功之賞乎兵凶事勝敗無常

賞安可緩也後世六軍之帥不能專一縑之惠而司

勳爵者每以道邑之厚薄為功罪之低昂噫司農銖

兩之金帛則問祖宗千里之金湯則不問則是豈可

不為之浩歎哉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註質平

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

疏買馬供軍用故在此○雜說周之馬政養之井牧賦之丘乘夏官邦政之所掌者一而馬官校圉之所屬者八如馬質一官中士二人量之以三物平之以二價任之而後受受之而後書旬賞其直任過其用是其所質無非良馬也至於房為天駟祭之以敬其祖辰為龍蠶禁之以時其浴潔泉豐草涼庌除蓐交頸相劘及衢而騁則又有以宣其性攻駒教駣藏

僕講馭刻之煞之羈之縻之則又有以就其才至於
相醫而藥發疾而步善於連治禁其終死則又有以
擇其巫凡為馬政詳細委曲至於如是則四牡業業
宜其一日而三捷也四騏翼翼宜其車攻而復古也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註量猶度也謂
以丈尺度地
疏以其掌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塗軍社之所里
其中雖有餘事要以軍事為重故列職於此也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註小子主祭祀之小事

疏掌小祭祀羞羊肆釁軍器師田掌斬牲徇陳之事故屬此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疏主祭祀割羊五行傳云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云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視為火故屬夏官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註杜子春云爟為私火玄謂爟火謂熱火與

疏民間理爨之火為私火亦如後鄭為熱火也熱火對司烜氏以燧取火於日為冷火司烜取金義故在秋官也○雜說司爟之職此聖人觀天地之變順陰陽消息之宜察寒暑往來之節故得裁成輔相之道此意極大○某氏曰爟火明也軍中有火攻之法故屬司馬平居無事則掌火政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

疏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
周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在野而言○王氏曰掌固
司險之職不列於地官而特屬於司馬不統於職方
而特專於一職者蓋司馬所以統軍旅之事而要害
之地皆攻守之大計也險固之地皆有守者則邊境
無空虛之患矣而至於掌疆候人之職徒役特多焉
然則古之邊備嚴矣哉○南軒張氏曰孟子謂域民
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

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夫弧矢之利並著於易何耶葢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常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則推其本而言之爾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王氏曰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此周官所以有司

險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註疆界也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註候候迎賓客之來者

疏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祋亦是武事故在此也

某氏曰軍中用以為斥候傳警無事則主迎送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註環猶卻也以勇

力御敵

王氏曰巡察内外若環之相循而不窮故名官曰環人○郝氏曰往復曰環如今探子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註世主挈壺水以為漏

王氏曰先王分十二時於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準十二時而為百刻以百刻定長短而分晝夜於是立挈壺氏之職焉後世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不能辰夜

不夙則莫此詩人之所刺也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註服不服不服之獸者

疏象王者伐叛柔服之義故在此也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註能以羅罔搏鳥者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

疏按郊特牲云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彼對諸侯言故稱大此無所對故但稱羅氏也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畜謂斂而養之

疏羽蟲屬南方故在此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劉氏曰司士掌羣臣之版凡仕於國者不以貴賤總

謂之士者始附於版者士也故曰司士焉○王先生曰令之六部古之六卿也自漢成帝初分尚書置四曹至光武分為六曹迄於魏晉或五或六初無常制宋齊以來多定為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定為六部令攷其職則天官冢宰為尚書令非吏部也司士掌羣臣之版其吏部乎○雜說司士諸子隸於司馬何也古者大夫士國子皆從金革之事而不征於司馬然非其官之長素稟焉一旦用之將有不如令者舍

之則不能以衆正遽用法則亦難乎為上矣俾之屬以傳軍政用之則其官自帥其徒而自為伍所以整旅亦以全恩○國蒙舒氏曰吳氏謂司士掌羣臣之版詔爵詔祿詔事定食乃冢宰馭貴馭富小宰作事制食之意也宜屬天官芬謂司馬掌邦政則爵祿夫人亦政之大者況王制司馬辨論官材亦有可據耶若太宰馭貴馭富之文直以明爵祿生殺之柄所在以見作威作福之惟辟與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各為

一義也小宰以敘作事與以能詔事以敘制食與以久奠食亦各為一義也烏可但以形似不究義理而苟附會之哉六典惟治官之屬極有精意孟子所謂政不足適人不足間也非有大人格心之學豈可驟語及也耶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

劉氏曰適子庶子皆掌之○王氏曰自其衆而言

之則謂之諸子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

劉氏曰司右羣屬車之右也若王之五路右其玉路金路者則下大夫也右其象路者則上士也右其戎路木路者則中大夫也故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八十人者皆羣屬車之右也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

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註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

雜說虎賁八百人乃天子侍衛之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唯此而已王不出則虎賁亦不出及其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法也○按僖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二百人○康侯胡氏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

立太保伻齊侯吕伋以虎賁五百人迎於南門吕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師也勲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衛士宿衛王宫其為國家慮深遠矣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疏言旅見其衆言賁見其勇○王氏曰虎賁氏以旅力而衛王詩云旅力方剛者此也○某氏曰虎賁旅賁皆曰氏蓋世其職者也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註世為王節所衣服

明齋王氏曰春官司服於王吉凶之服詳矣而又設此官葢春主禮特掌其制度與夫收藏共奉故司服中士二人以其掌禮制而秩尊府二人以主藏史一人以司書也夏官司與服法駕且主侍御於王故復有節服氏一職專掌為主服之葢王中心無為凡其厚薄之宜加減之節與夫應用之服應服之時皆掌於此官故下士八人之多無府史之屬者不掌其

藏也○國裳舒氏曰吳氏謂節服掌祭祀朝覲為禮官之屬移屬宗伯且欲刪衮冕裘冕四字以為錯亂等威也芬謂節服所掌非祭祀朝覲也祭祀朝覲之時惟王之太常執戈送逆而已其用衮冕裘冕如此者戒不虞也故官屬典兵之官焉茲仍舊

方相氏狂夫四人註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王氏曰時儺而毆疫其官名之曰方相氏以其相視而攻疫者序一方也月令季冬命有司大儺則曰旁

磔亦以方之所在非一方

太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

疏四官别職同官故共府史胥徒也○王氏曰天下之治亂其原乃在乎一人之身一人之修廢乃在乎左右之輔先王知左右之不正則無與修其身一身之不修則無與治天下故其建官尤重於侍御之

人而太僕則下大夫二人為之所謂侍從僕御罔匪正人則王之視聽言動何患於不正乎其身正而後天下歸之則周官之設太僕所掌如此豈不謂知要哉○伊川程氏曰人主不可跬步離正人蓋所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東萊呂氏曰夫陪僕贄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也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恒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

穆王之用伯冏為太僕又特作命書而以朝夕承弼望之其知本哉其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命一伯冏而羣僕侍從固無待穆王之親擇矣此尤為治之體也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道其修者果不出僕御之間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縱舍無常若此可懼哉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此

吏而曰隷以其事褻

疏以事褻故別官不屬大僕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註弁者古冠之大稱委貌緇布曰冠

疏夏物長大而盛壯人年長大而冠以象夏故不同司服在春官也○又云按禮記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夏收殷冔周弁三代皆祭冠則弁亦冕也即是六冕皆得稱弁若然皮弁爵弁自然是弁故鄭云弁者

古冠之大稱也云委貌緇布曰冠者此二者對皮弁爵弁六冕唯曰冠若散文亦得言弁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凶事服弁服皆得言弁也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甲今之鎧也兵戈盾官之長

疏以此官下大夫又在上已下皆士官故云長也

愚按甲者士之城郭也諸兵之中莫要於此矣五兵各因所長以分操甲則自大帥至卒伍莫不恃之

以爲衛故司甲者下大夫二人而復以中士八人佐之先王之設官也其尊卑多寡視事之緩急輕重而已矣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註戈今之句孑戟

疏按冬官冶氏爲戈戟戈則兩刃長六尺六寸戟則三刃長丈六尺形既不同鄭云戈句孑戟而爲一物

解之者舉漢法以況之也漢時見戈有旁出者為句孑亦名胡孑故號戈為句孑戟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

愚按弓矢乃短兵而能及遠亦要器也況古人之有事於射也寧獨軍事哉故設官同於司甲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繕之為言勁也善也

王氏曰詩云繕甲治兵繕之為言善其物也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鄭司農云箭幹謂之槀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槀人

疏兼主弓弩矢箙等而云槀人者以槀為主也○王氏曰木乾枯曰槀為弓者一歲而奠體再歲而獻成必久而後用故以槀名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註古者參乘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為之右焉

疏按巾車王路有五此不載玉路田路之右者以類相推知戎右兼田齊右兼祀蓋祭祀亦名齊田與戎俱兵事故可通也乃僕有五不兼者僕難於右是以六藝中有五御而不言右也又按巾車玉路居前戎路在後此戎右在前又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而道右上士者夏官主兵事尚威武故居前而官尊也

齊右下大夫二人註充玉路金路之右

臨川王氏曰金路以賓亦謂之齊車齊正所以承祭祀王敬賓如祭故也

道右上士二人註充象路之右

疏在朝所以行道是以名車為道車不兼而官卑者以上四事簡故使兼道右每日視朝行事繁故不兼事又卑於齊戎故官職卑也○雜說諸右自戎右而外諸馭自戎馭而外皆用之平居而隸於司馬何也凡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軍故以一師律治之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註馭之最尊

疏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註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

愚按戎車之御與大馭同為中大夫者重戎也與大馭同為中大夫而不得同稱馭者重祀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註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也

疏按曲禮注云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是朝覲敬宗廟按覲禮及聘儀會同之時設方明於壇上設六玉以禮方明之神是會同敬神明○王氏曰王敬賓事如祭故車右謂之齊右車僕謂之齊僕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註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

疏戎右與道僕人數多者以戎右有所斬殺故左氏

傳晉縛秦囚萊駒為右使萊駒斬之道車朝夕在朝來往駕朓難而且煩故人特多也○愚按道僕十有二人以更代也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明齋王氏曰夫馭之與右主與天子同車臣之至親且近者其在天文則為王良造父等星非賢而善馭多力者不可以充是選故周禮設官皆以中下大夫上士之爵設有不恪則其刑特重此條狼氏所以誓

車右曰殺誓馭曰車轘也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疏按其職云掌馭貳車從車使車之等

挍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挍之為言挍也主馬者必仍挍視之挍人馬官之長

王先生曰自戎右至馭夫凡九職所以掌五路之車也自挍人至圉人凡七職所以掌五路之馬也○陳

氏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馬牛之力縣師遂人遂大夫等皆辨其六畜或登之或稽之而牛馬與馬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已下所掌此公馬也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廏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騋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而與周公馬數相去遠甚者葢周制六軍之馬出

於民而挍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出軍之馬盡出於公所以多寡不同○訓雋云牧養之法有養之於官有藏之於民所謂藏之於民如丘甸歲取馬一匹之類不仰國家芻秣如有事田獵征伐臨時徵召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是養之於官者漢家所謂三十六苑亦是官司所養之馬如衛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有所謂私馬則其制尚存隋唐之間治兵之

制天子閑廏監牧馬非不盛然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府兵自買若是不足衆人共出錢買馬以此知尚有古人遺法後來兵法漸壞府兵貧不能買馬然後以監牧之馬給之乃是制度之壞如此

○何氏曰馬政之用古今一也而古之牧者在民而今之牧者在官以其在民也故牧養之法不可得而詳以其在官也故牧養之法不可以不講成周之制官有馬質下士為之而賈二人以平馬大小之價值

則是當時公私皆有馬也然攷之於周校人之職掌王馬之政自乘至廏為匹二百六十有奇五分其良而駑居其一焉凡五良而一駑則總為馬二千六百此其大數也王馬之政不過於是及以井田之法計之甸六十四井也其賦兵車一乘戎馬四匹又以六鄉六遂之民而實計之十有九萬家則王之馬不能加其二分之一至於徒役之興戰陳之事則王命校人掌物其馬而次之則馬不專賦於民矣又以大司

馬之法而計之則天子提封萬井兵車萬乘戎馬四萬匹則是所賦之馬多於王數十倍而當時不有牧養之法為其在民者多也及漢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蓄之馬三十萬匹用官奴婢三萬人散在北邊則牧之以民而已有牧之之地唐初得隋馬三千匹八坊四十八監而張萬歲掌之其後萬歲失職馬亦減少至王毛仲領牧而有四十三萬唐之諸監或在隴右或在河西馬之蓄耗皆係乎監牧之人而又有牧

之之地則其在官者多矣

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註趣馬趣養馬者也詩云蹶維趣馬

雜說趣馬膳夫虎賁綴衣皆賤有司也而詩書乃與師氏並言何也人主之治非其廟庭聽决之為難而深居燕坐之為患非其公卿大夫夾輔之為難其侍御僕從順適其意之為易惰也人主之心唯乎時為易縱人臣之言唯早者為易入於其所易縱之時而

擇易入之臣朝夕於其間則可以養成君德矣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註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馬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主牧放馬而養之

雜說古人養馬處處有牧所謂牧田是也可井則井之不可井者則為牧地如華山之陽牧於坰野皆是

牧馬馬既在民雖小國亦自有官掌之少康所謂

仍牧正大抵皆寓兵於農之意但令農事弗擾則馬政自修故詩之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農重穀牧於坰野爾故修農政則馬政自修焉既在民時設官以掌之耳自廾牧之制廢而馬皆在官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註廋之言數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註養馬曰圉四馬為乘良善也麗耦也

王氏曰馬貴則飼養勞馬賤則飼養逸○某氏曰圉

人從於圉師者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註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

雜說夫量人掌固司險及職方氏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此一項官與司徒虞衡土訓誦訓頗相關涉宜屬地官今乃屬夏官司馬職事專主諸侯此以下皆邦國之事也所以不屬司徒司徒却至邦國

不得而山林川澤之官司徒乃是會其財物〇王氏

曰方謂上下四方職司其地而後知要害之守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

五十人註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

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

合方氏主合同四方之事

雜說合方氏之職見先王剖破藩籬天下為公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

訓道也主教道四方之民

國裳許氏曰吳氏以訓方氏并下匡人撢人皆移麗

司徒謂其職方皆訓迪教化之意也芬謂司徒之教

主在萬民雖國子亦隸之大司樂矣葢周之六卿實

以三公兼任教王而論道司徒不得而專也況周公

設官雖內小臣奄人亦必擇上士為之豈以輔成王

德而專責之司徒一官哉唯此義不明後世遂以輔導啟沃專委館閣侍從之臣六卿雖兼師保輒自諉以有所司守於君德昏明恝然無所動於中也吳氏攷官但取其職文之類不知周公設官立極之精意乃如是哉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疏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天子立山師以遥掌之使貢故與職方連類在此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氏曰山林川澤皆有虞衡而山師川師又設於夏官者則以其所掌有及於邦國故也

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註邍地之廣平者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註匡正也主正諸侯以法則

王氏曰匡人達法則匡邦國使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註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

疏王自以臣為司馬遥掌都内故其職云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甲兵之戒令聽於國司馬○辨説都家皆畿内采地既有其地又有其民又有其賄非王朝制其兵柄則將抗衡於上矣春秋楚子與若敖氏戰於滸與晉之六卿魯之三家宋之華氏其調發禁令悉自主之而國家弗敢問安得不與上競

乎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註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

周禮註疏刪翼卷十七